

莫失莫忘

小时候，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，当时我非常纠结，想成为科学家探索宇宙，想当超人拯救世界，想当最好的赛车手，我记不大清当时的回答是什么，但绝对不是一套房子。

现在回想起这一切，只觉得非常滑稽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每个年轻男女的梦想都是拥有一套房子，在城市里有一个容身之处，尤其是有了心爱的人后，房子便成为朝思暮想的存在。

1

一切事情都要从那盒打折的套套说起，周五我和陆婉逛超市，结账的时候看到一盒套套只卖六块八，陆婉就把它买了。

结果晚上我们准备派它上战场时，却发现那些套都是破洞的，有些还掉色，当时情况非常尴尬，两个人都面红耳赤急不可耐，但是又不敢打没把握之仗。

「要不.....今天就不戴了？」我怂恿她。

「那怎么行？」陆婉瞪我一眼。

「明早我给你去买药。」我猴急猴急地凑过去。

陆婉用莲藕一般的胳膊抵住我：「不行，一盒避孕药几十块呢。」

这句话就像一盆凉水浇在我的头上，让我什么心思都没了。

我怜惜地把陆婉抱紧，这个陪我闯了两年的姑娘，不吃避孕药的理由居然是价格，而不是它伤身体，我的心里涌上一股愧疚。

我知道陆婉的梦想，她只是想在这座城市买一套房子，和我结婚好好生活，我一月工资五千五，她的工资三千八，除去水电房租生活开销，我们尽可能地攒钱：能走路就不坐车，能坐地铁就不坐出租，下班后去菜市场挑一些便宜的小菜，把晚上的伙食费压缩到三十块以内。

陆婉都好几个月没买衣服了，网上买的便宜化妆品挤来挤去，挤到后来连包装都挤烂，即使是这样，我们也只攒了十一万块钱。

而这个城市，房价就像一辆飞速行驶的列车，我们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追赶，也只能绝望地看它渐行渐远。

我和陆婉也曾看过房子，陆婉看中三环外的一套小户型，南北通透地理位置也不错，首付要四十五万，我们想尽办法筹钱，父母朋友都借遍了，还剩六万多没着落，陆婉把那个户型的宣传单贴在床边，没事儿就望着它走神，就像此时此刻，陆婉又盯着那张宣传单：「我们什么时候才买得起房子啊？」

我搂着她光滑的腰，叹了一口气。

也就是在这个寂静安宁的深夜，我的心里涌起一个大胆的计划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打电话把卜晴约了出来，卜晴和我也算不打不相识了，她面试那天是我给她填信息，当时我问她：「您贵姓？」

她说：「卜。」

我在脑海里回忆了百家姓，迷茫地看了她一眼：「您再说一遍。」

卜晴说：「我姓卜，克卜勒的卜。」

我那时没听过那首歌，脑袋更晕了：「哪个字？」

卜晴不耐烦了，大着嗓门说：「就是萝卜的卜。」

我一拍脑袋，把她的资料填了让她排队。结果从早上到中午，经理都要走了，她还没听到别人叫她进去，她的泼辣劲一下子出来，站在我们公司门口骂我们没素质，打电话叫她过来面试，却让她干等了一上午，这不是戏弄人么。经理看她一眼，拿出一张资料表说：「梦小姐，我十点多叫你了啊，你没听到吗？」

卜晴看了一眼单子，差点昏过去，指着我的鼻子骂了我十分钟文盲。

第二回交集，是在楼下的小卖部，我刚买完东西，她拿着一瓶可乐和几包零食，就在我急匆匆递钱给老板的时候，这姑娘居

然来了句：「谁要你自作多情？」

我心想你他妈的犯什么傻，大声对老板说：「一包烟一瓶水，找钱。」

卜晴脸都气白了，恨不得上前抽我。

没想到老板脾气比我俩更大，他一把拽过我的钱，冲我吼：「烟都抽不起软盒的，十几块钱的东西你豪横个锤子。」

走出小卖部，我和卜晴对视一眼，都觉得自己挺可笑，就化敌为友了。

卜晴是个地道的北方姑娘，个子高挑皮肤白皙，性格直爽非常仗义，相处的越久越觉得这姑娘不错，是个值得交的朋友。

赶到咖啡馆时，她正在玩手机，看到我就开始抱怨：「大清早的你发什么神经，我昨晚玩到三点，困着呢.....」

我喝了一口饮料，说：「你上次说的那件事，靠谱不？」

卜晴错愕地看着我：「你不是有女朋友么？」

我说：「你别管，我和你结婚，你到时候分我十万块，就这么说定了。」

2

我的朋友经常开玩笑，说我有陆婉这样的女朋友，是癞蛤蟆吃上了天鹅肉。

在学校时，陆婉就是系花级别的女生，我们宿舍的老五最先看上她，又是送礼物又是请吃饭，还专门在过生日的时候和陆婉告白，当时大家都在起哄，陆婉有点下不来台，就对他说：

「你明天剪个光头吧。」

老五乐疯了，以为这是陆婉对他的爱情考验，连夜就把头型弄成卤蛋状。

第二天一早就在女生宿舍楼下等着，过路的人都把他当外星人看待，陆婉下楼的时候也被他的造型吓了一跳，老五兴致冲冲地说：「你要我剪光头，我剪啦。」

陆婉非常无语：「那你现在什么感觉？」

老五缩缩脖子：「凉飕飕的。」

陆婉说：「我的意思是，你哪凉快哪呆着去，你还真剪啦？」

说完扭头就走，留下老五在寒风中欲哭无泪。

到广州第二个月，又有个研究生死皮白赖地追陆婉，每天捧着一束花在她公司楼下等着，见她出来就贴上去，讲着自以为好笑的笑话。

陆婉被烦的没辙，说：「我有男朋友。」

那研究生装出深情的样子：「没关系，我可以等你，我相信总有一天可以等到你的真心。」

我得知此事后火了，从网上买回一大堆纹身贴，要陆婉帮忙贴在后背和胳膊上，对着镜子一照，把自己都吓得后退一步，简直就是山口组的古惑仔嘛。

第二天，当那研究生又缠着陆婉时，我把衬衣脱掉叼着一根烟，在那一瞬间我明显觉得过往的行人都在远离我，那研究生还在口若悬河地讲着冷笑话，我从后面抓住他的头发，把他脑袋扯了六十度，我低着嗓子说：「你他妈是谁啊，缠着我女人，找事？」

那研究生哆哆嗦嗦地说：「对不起，大哥，我不知道你是她男朋友。」

陆婉适时的补上一句：「我跟你说了我有男朋友，你还说没关系，反正我男朋友肯定没有你好，我迟早是你的.....」

我手上加力，他的脑袋和脖子几乎成了九十度：「你说过这话？」

那研究生眼泪都快出来，矢口否认：「没有，大哥，纯属是误会。」

我心想差不多了，松开手准备说一句狠话，让他别再缠着陆婉。没想到这小子撒腿就跑，那速度不像个研究生，简直是个体育生啊，一溜烟的功夫就没影了。

我和陆婉对视一眼，随即哈哈大笑。

陆婉这姑娘长得漂亮却不虚荣，不像很多姑娘，把自己的美貌当作骄傲的资本，她跟人相处时很真诚，处理事情独立又有自己的想法，这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。

我把吃的喝的全塞进冰箱，对趴在床上看杂志的陆婉说：「我要出一趟差，可能要一个星期，你在家注意按时吃饭，有什么事跟我打电话。」

「去哪？」陆婉抬起头问我。

「河北沧州，老板安排的。」我不习惯对陆婉说谎，脸转向门口回答她。

她蹬蹬蹬跑到我身边，检查了一下冰箱里的东西，拍了一下我脑袋：「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，浪费钱，我煮方便面凑合凑合就行了。」

我的心一酸，随即笑着说：「媳妇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这趟我能挣十万，加上我们手上这些，就够首付了，等我们回来就买房子。」

陆婉几乎是欢呼雀跃地在床上跳了一分钟，然后又在我脸上亲了好几口，她说：「老公你真厉害，我等你回来，早点休息，加油加油。」

就在此时，我口袋里的手机震个不停，拿出来一看是卜晴打来的电话，我若无其事的挂掉。

「怎么不接电话？」陆婉看着我。

「骚扰电话，忽悠我炒股的，懒得接。」我把灯关掉，心里砰砰作响，卜晴这个蠢女人，不是说好晚上不联系的么，我在心里暗骂。

3

坐在高铁上，卜晴开始跟我商量流程。

「简单来说，就是饭要多吃一点，话要少说一点，红包能拿就拿，亲戚家里能不去就不去。」卜晴嚼着口香糖。

「我总觉得，这样对你爸妈太残酷了，要不你就跟他们说实话吧。」我心里没底。

「看到这道疤没？」卜晴把刘海撩起来，指了指左边额头。

「这是.....？」

「我爸打的，当时我没听他的话报专业，他拿起凳子就给我来了一下，去医院缝了七八针，你想想，要是我跟他说了实话，他还不杀了我？」卜晴放下刘海，扭头看着窗外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片深海。

深海的底端，藏着无法倾诉的秘密。

卜晴的秘密就是她是个女人，喜欢的也是女人。现在年纪大了，父母到处给她安排相亲，她妈还以绝食威胁她回去，出于无奈，她只得编了个谎话，说自己在广州找了个男朋友，感情很好，过段时间就回来结婚。

她爸妈乐坏了，当场就拍板说只要她拿了结婚证，就出三十万块钱给她买房子。上个月我们公司聚会，卜晴喝多了，搭着我肩膀要我陪她演戏，到时候分十万块钱给我，我以为她在开玩笑，没当回事。

现在被首付的钱难住，只得铤而走险。

下午六点多终于赶到小区，出电梯口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

「见你爸妈总得买点东西吧，我没准备啊，」

卜晴从行李箱里拿出两个大袋子，笑着说：「昨晚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说这事，我买好了，我爸不抽烟不喝酒，就好点茶叶，你在我家也最好不要抽烟，我妈闻不得烟味。」

我说：「好，还有没有要注意的？」

卜晴说：「尽量少说话，我那些亲戚都是人精，别露馅了。」

我深呼吸，说：「好，你等我准备一下。」

我一口气还没吐出来呢，卜晴就拿出钥匙开了门，我的心猛地跳到一百八十迈，那一瞬间好像回到了高中时期的考试作弊，我的手心全是汗。

一个男人笑咪咪地说：「回来啦。」

我连忙鞠躬：「伯父好。」

卜晴踢了我一脚，说：「这是我表哥。」

表哥笑了下。

我刚换好鞋子，一个年轻的女人笑着说：「饭刚做好，你们洗个手就来吃吧。」

我连忙鞠躬：「表嫂好。」

卜晴又给了我一脚，说：「这是我妈！」

我感觉神志都不清楚了，连忙又鞠躬：「妈妈好。」

卜晴晃了晃，感觉被我的智商打败了，她妈妈却捂住心口说：「这小伙子太心急了，第一次见面别急着改口嘛。」

然后屋内传来一阵大笑，感觉人还真不少，卜晴挽着我的胳膊在我耳边恶狠狠地说：「别他妈打招呼了。」

我连忙闭嘴，跟着她进去吃饭，饭桌上卜晴给我介绍了她的七大姑八大姨，我一人敬了一杯，觉得自己头晕晕的，状态反而好了很多，怪不得人家都说酒壮怂人胆呢，我准备敬第二轮的时候，卜晴怕我喝大了说漏嘴，把我杯子拿走：「你别喝了，吃顿饭。」

我说：「哦。」

亲戚们纷纷赞叹：「这小伙子老实。」

吃完饭后亲戚们都散了，卜晴的爸爸给我一个红包，我推脱说不要，她爸爸却强硬地塞到我口袋里，笑着说：「这是我们这儿的习俗，小伙子别嫌少。」

我连忙说：「不会不会。」

半个小时后，卜晴把我拉到了她房里，她的房间装修得还挺文艺的，她摊开手说：「拿来！」

我说：「什么？」

她把我的衣服扯了下来，找出里面的红包，说：「你丫还挺会藏的，怎么不藏内裤里面啊？」

我无辜地说：「你爸塞到那儿的，我也没准备要啊。」

她舔了舔指头开始数钱，一共二十张，她分成两半一半放到自己钱包一半递给我，说：「咱们五五分成，不算占你便宜吧？」

我连忙摆手说：「算了算了，这钱我怎么能要……」

卜晴不由分说地往我裤子口袋塞，这父女俩还真是一个德行，都喜欢硬塞钱给别人。要是人人都这样，社会早和谐了。

就在此时她妈开门进来，恰好看到卜晴在扯我的裤子，她妈叫了一声连忙关门，在门口嘟囔：「才八点半呢……」

卜晴的脸红了，掐着我的胳膊说：「别他妈矫情，要你收着就收着。」

我感觉我的肉都快被掐掉了，发出一声惨叫，她妈又轻轻敲下门，说：「闺女啊，你爸喝多了要睡觉，动静小点啊。」

我只得把钱收好，卜晴白了我一眼去玩电脑，我只觉得天晕地转，躺在她床上睡着了。

4

第二天一早，卜晴收拾好地铺被褥，把我叫起来，我看到手机上有七八条未接来电，全是陆婉打过来的，很想给她回过去，但是卜晴的妈妈敲门喊我们吃早饭，只得作罢。

吃完早饭，卜晴要带我去民政局，我心一下子纠结起来：「我们是不是要慎重一点？」

卜晴风风火火地拉上我坐进计程车，说：「你放心，没问题，我们把结婚证摆到我爸妈面前，把钱弄到手后回广州，下车后就直接离婚，成本费不超过五十块，数十万的利润，这生意还有什么好慎重的？」

我听到这话差点昏过去，说：「你太彪了吧，把这事当大富翁玩的啊？」

卜晴说：「现在箭在弦上了，你说怎么办，你还想不想买房子？」

我想起每晚陆婉盯着那张户型图发呆的样子，一咬牙，点点头。

我心怀忐忑地走进民政局，工作人员冲我们笑笑，给了一张单子让我们填，填完后检查一遍，对我说：「小年轻以后好好过日子，烟不要抽了。」

我丈二摸不着头脑：「我们没打算要孩子，为什么要戒烟？」

工作人员非常无奈，语气严厉起来：「谁管你要不要孩子，这里是登记室，不准抽烟！」

我连忙把烟扔了，工作人员又问了我们一些问题，有没有血缘关系，是不是自愿结婚，我的脑袋乱嗡嗡，就在工作人员准备盖章的时候，我几乎是跳起来把工作人员手扯住，我对卜晴说：「不行不行，我们再想想。」

卜晴只是表面镇定，手心也全是汗，我把她拉出民政局，我说：「我们不能这样，你要知道一个章下去，我们就是已婚人士了，再盖一个章，我们就是离异人群了，这是人生的污点。」

卜晴烦躁地抓抓头发，说：「那现在怎么办，我都给爸妈说好了，今天去领证。」

我也没辙，蹲在马路边抽烟，突然瞟到电线杆上办假证的广告，灵机一动有了办法。

我顺着电话打过去，办假证的男人很快赶过来，那哥们三十出头，长得尖嘴猴腮，问我们：「办什么证，学位证、监理证、会计证都能办。」

卜晴说：「我们办结婚证。」

那男人说：「新鲜嗨，第一次听到办这个证的，你们干嘛不直接去民政局领呢，也就八块钱的事儿，要我说哥们你也太抠门

了.....」

都快十一点了，我不耐烦地揪起那男人的衣领：「少他妈废话，老子出八百，能不能办？」

那男人说：「能，能，朋友你先把放开啊。」

那天傍晚，我们拿到两张假的结婚证，那办证的水平还真不错，照片上穿着白衬衣的我和卜晴露出幸福的笑容，配合下面的印章，和真证毫无区别。

我们把「结婚证」交给卜晴父母，他们就像观摩宝物似的看了半天，随后发出一声欣慰的笑声，卜晴的爸爸说：「开瓶好酒，今天庆祝一下。」

卜晴妈妈也满脸喜庆地去厨房炒菜，看着两老高兴的样子，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，卜晴低着头没说话，估计她也不好受。

6

随后几天象征性地走了几家亲戚，我们就以工作太忙的理由，坐上回广州的高铁，卜晴给我转了十万块钱，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，一路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。

我有点心思不宁，这几天陆婉给我打了很多电话，我只回过一次，说自己在开会就匆匆挂掉。有一个深夜，阮颜给我发了条莫名其妙的消息，说：「周桐，我想你，你会永远对我好吗？」

我看到后给她回：「会。」

但是自这条消息后，陆婉就再也没联系我，我说了回广州的日期，她也没给我打电话。

天空灰蒙蒙的，总觉得会出什么事。

回到住的地方，陆婉还没有回来。我给她打了几个电话，都没人接听。

我心里的焦虑慢慢放大，一直等到晚上十一点，门口终于传来钥匙声，我迫不及待开门，却看到喝醉的陆婉，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模样，她涂着口红打着眼影，穿着低胸裙子，手上还提着一个 LV 的包，那个包我们公司女领导也背，限量版的要两万多。

「你回来啦。」陆婉冲我笑，满嘴都是酒气。

「你去哪了？」我忍住心里的火气。

「陪老板喝酒去了。」陆婉举重若轻的踢掉高跟鞋，软绵绵躺在床上，看我的眼神里带着挑衅。

「什么老板？」

「就是公司大老板啊，这个包就是他给我买的。」陆婉眯着眼睛，用手拍了拍床边的 LV 包。

我拳头勒的滋滋发响，深吸一口气，给她倒了一杯开水：「喝点水睡觉，有什么事我们明天再谈。」

「谢谢。」陆婉带着笑意抿一口水：「那我先睡了。」

说完她把衣服脱得精光，头埋在枕头里沉沉睡去，我气得浑身发抖，还怕她感冒帮她拉上被子。

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眠，看着陆婉在我身旁熟睡，想起很多往事。

大学毕业后，陆婉就跟着我吃苦，当时我们坐着绿皮火车到广州，因为两人只带了六千块钱，连卧铺都舍不得买，挤在燥热喧闹的坐票车厢里，陆婉的额头不停涌出细汗，我拿出一本书替她扇风，她问我：「周桐，你会对我好么？」

我说：「必须的。」

陆婉俏皮的眨眨眼：「怎么个好法？」

我说：「等我赚到钱了，就给你买大房子，给你买好车，带你去逛商场，对售货员说这件这件不要，其它都给我女朋友包了.....」

陆婉被我逗得哈哈大笑，下火车时是凌晨，我们要过天桥去对面的车站坐汽车，我拎着两个行李箱，陆婉提着几个大袋子，那个天桥特别高，我们两人都爬的气喘吁吁，好不容易爬上去，陆婉却弯下身子吐起来，我连忙把东西一放凑到她身边，拍着她的背：「怎么了，哪里不舒服？」

陆婉还是哇哇大吐，吐到后来只剩清水，我明白了，她是累的，在车上没睡觉，也没怎么吃东西。

陆婉察觉到我的愧疚，用卫生纸擦擦嘴，笑着对我说：「没事儿，就是有点反胃，我们去买票吧。」

我把行李箱横放在地，让她坐在上面：「不着急，你在这坐会儿，我给你买点吃的。」

我去车站附近的早餐店买了几个烧麦一杯豆浆，不得不说车站附近的物价真是夸张，就这点东西花了我三十多，天色渐明，金黄色的朝阳在天际线慢慢冒头，我让陆婉吃点东西，她问我怎么不吃，我说我刚刚吃过了，陆婉才松开眉头，吃完东西后陆婉脸色好了很多，她指了指远处的高楼大厦：「你看，好漂亮啊。」

是啊，多漂亮啊，阳光洒在干净的街道上，高耸的建筑折射下来古怪图案的影子，商场巨大的电子屏上，放着最新的时装广告，这座城市就像刚洗完脸的年轻人，生机勃勃热情四溢。

当时我就发誓，一定要在这个城市扎根，给我身边的这个女孩一个家。

我们很少看电影，除非遇到打折的票。

我们很少下馆子，除非遇到重大节日。

有一回陆婉生了病，我背着她去医院，输了两瓶液花了四百多，陆婉特别心疼，此后感冒发烧都不告诉我，她说看病的钱太贵了。

吃饭的时候，她总是把荤菜往我碗里夹，来广州这两年，她瘦了七八斤，整个人都有点憔悴，却从不抱怨，她总是挽着我的胳膊笑：「缺爱催人老，有情饮水饱。」

为什么短短几天，她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？
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
7

第二天一早，我睁开眼就看见陆婉坐在镜子前打扮，化完妆后把丝袜往小腿里套，看见我醒了，说：「你把鞋给我拿过来一下。」

我把鞋提过去，蹲在她身边：「昨天为什么喝那么多酒？」

「应酬。」她轻描淡写地吐出两个字。

「你什么时候放假，我们去看房子吧？」我拿出那张卜晴给我的银行卡，放在桌子上。

陆婉笑吟吟的拿起银行卡，用复杂的眼神打量我几眼，把卡放回桌子上：「这钱你辛苦赚的，你自己留着吧。」

「你怎么了？」她的行为让我很不安，在我的预想里，她应该会开心疯了，而不是这样无所谓的态度。

「没怎么啊，我上班去了。」她站起来，朝自己脖子喷了几口香水，拿上东西开门下楼。

此后几天，陆婉都对我不冷不淡的，说话带着距离感，晚上睡觉时当我靠近她一点，她的身体就刻意的远离我。

周末一大早，她说陪朋友逛街，又穿得漂漂亮亮出门，我心里的烦闷越来越盛，起床给自己倒一杯水，突然觉得不对劲，床边那张户型图的宣传单不见了，恐慌就如一根长刺，扎进我的身体，那是陆婉日夜期盼的理想，她怎么可能丢了？

我穿好外套跑下楼，给陆婉打了很多电话，她都没有接，我像无头苍蝇般在街上乱转，直到下午一点多，陆婉给我回了个电话，我语气很不好：「你在哪？」

「怎么了？」她还是那副冷淡的语气。

「你最近怎么回事，是不是背着我找人了？」

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」陆婉平静地反问。

「你现在在哪，我过去找你。」我分贝加大。

「你别来，我和朋友在一起，不大方便，晚上回去再说。」就在陆婉挂电话的前一秒，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他好像在问待会儿去哪。

「操！」我一脚踹翻马路边的垃圾筒，把后面吃冰淇淋的小女孩吓了一跳，冰淇淋都掉在地上，她眼泪汪汪看着我，我自知失态，弯下身子又把垃圾筒扶起来。

我在楼下抽了一包烟，等到十一点多，终于等到陆婉回来，陆婉从一辆宝马车里下来，笑着和里面的人挥手，里面的男人摇

下车窗，问：「要不要我送你上楼？」

我看清楚他的相貌，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，满脸英气西装革履，成功人士的模样。

陆婉笑着摇头，摇摇晃晃地走过来，她又喝了酒。

刚进楼道，她被我的样子吓了一跳，脸色有点白，我哑着嗓子问：「你不是陪朋友逛街去了么？」

「对呀。」

「那送你回来的男人是谁？」

「哦，是我们公司的老板，刚好顺路送我回来的。」

「你上次就是陪他喝成那样的吧，包也是他给你买的？」

「对呀。」陆婉慢慢靠近我，大眼睛里带着嘲讽：「有什么问题吗？」

「没问题了。」我释然地笑笑：「陆婉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」

8

都市生活里，贫穷，才是爱情里最大的第三者。

她已经受够了抠抠搜搜的生活，受够了吃饭都要省着买菜的日子，受够了商场的打折区，受够了做爱都在没空调的房间，受

够了看见喜欢的东西却够不着的绝望感。

她本来条件就很好，实在没理由跟着我受穷，所谓「有情饮水饱」，说不定只是她对自己的心理安慰。

我们心照不宣的保持距离，吃饭时自己洗自己的碗，睡觉我打地铺，那个男人又出现过几次，送她到楼下，接她去吃饭，我得知他的名字叫陈树，和我一样是武汉人，三十二岁，是陆婉公司的副总，干销售是一把好手。

我看见他们在楼下攀谈，陆婉穿着裙子站在他身边，天空下起雨来，陈树去后备箱拿出一把伞，撑在陆婉的头上。

心里泛起一丝酸楚，他们看起来很般配。

接近一个月的冷战，每一天都让我心力交瘁。

「你们认识多久了？」睡觉时，我冷不丁地问了一句。

「陈总吗？有一段时间了，他管我们整个部门。」陆婉回答。

「他对你好吗？」

「很好啊。」陆婉声音低沉。

「他是真心的吗？像他那种有钱人，会不会只是玩玩而已？」

「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」陆婉翻了个身，把身子朝向墙边。

黑暗中，我们又陷入沉默，我看着陆婉的背影，眼泪忍不住涌出来。

「陆婉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明天我们出去吃饭吧，吃散伙饭，我今天辞职了，已经买好回武汉的车票，你和他好好在一起吧。」

陆婉听到这句话猛地坐起来，她转过脸，微弱的光线下，我看到悲伤的神色在她脸上一闪而过，随后又被掩饰起来，她平静地说：「好，听你的。」

9

第二天一早，陆婉从床下面拿出行李箱，开始收拾她的东西，其实有什么可以收拾的呢，她的护肤品早就用的只剩瓶底，衣服也就那么几件，有一双鞋子还断根了，她不徐不慢地把东西往箱子里塞，她更想收拾的是她的心情吧，我想。

看着她单薄的身体跑来跑去，我心里堵堵的，说：「要不这房子接着给你住吧，搬家挺麻烦的。」

陆婉说：「没关系，他已经看好了房子，就在我们买不起的那个小区，大三居，反正这个月也要搬过去。」

我哑口无言，坐在椅子上抽烟，收完东西后陆婉开始化妆，她化的很细致，画完后站起来换上一套黑色裙子，把头发散下来，我从来没见过她那么美的样子，初晨的阳光下，她皮肤如

雪唇红齿白，眼睛就如一汪清水，修身的裙子把她的身材衬出来，锁骨漂亮小腿欣长。她朝我伸出手，带着笑意：「走吧。」

我们打车到市中心，大街上好多男人都偷瞄陆婉，她只是紧紧牵着我的手，整个人往我身上靠。这种亲昵感让我产生错觉，仿佛我们未曾争吵，不是要分道扬镳。

从清晨到黄昏，只有不到十二个小时，那是我们最后的相处时光，我要抓紧每一分钟时间。我带她去西餐，点了两个人根本吃不完的食物，到后来服务员都在劝我，我只是不停地在菜单上勾着。我带她去看大荧幕电影，第一次没用团购卷，买了三盒哈根达斯，都快化光了她也没能吃完。我带她去长隆坐过山车，买票的人对我说我们马上就关门了，我说没关系我们就坐一次就好，失重的时候她边尖叫边抓紧我的手。我带她去吃海鲜，点了一条占满半张桌子的海鱼，惹得好多人拿出手机拍照.....

就让我对她好点吧，哪怕只有短暂的一天。

「喝点酒吧？」陆婉提议。

「你怎么变成酒鬼了，你之前滴酒不沾啊。」我打趣。

「我只是觉得今天适合喝点酒，你要是不想喝就算了。」陆婉撇起嘴，这个表情我许久未见，是她发小脾气时的样子。

「喝，谁怕谁啊？」我扬起手，要服务员拿酒过来。

我们喝到深夜，整个海鲜摊只剩我们一桌，我们有一茬没一茬的聊天，陆婉被我逗得大笑，脸上红晕一片。

「陆婉，跟我在一起这么久，是不是挺后悔的？」喝完最后一杯酒，我低着头发问。

「从来。」陆婉也把杯子里的酒喝光：「从来没后悔过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我站起来买单，拉着陆婉走到马路边。

不管怎么珍惜，一天也只有二十四个小时，不管怎么煽情，分别的时候迟早都回到。

「你什么时候走？」陆婉的头发被风吹散。

「后天。」

「周桐。」她直直地看着我：「你知不知道，我把最好的年华都给你了，几乎是飞蛾扑火的热情，毫无保留的信任，无怨无悔的陪伴，你明白吗？」

我明白，她的意思是她对得起我，所以她现在有资格追寻自己的幸福。

我冲她笑笑，拦下一辆车送她上去，她的眼眶红了，就在车启动的一瞬间，我看见她的眼泪顺着白皙的脸颊滑下。等那辆车消失在我的视线，我又伸手拦下一辆计程车，我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，三张银行卡和几沓现金，我都偷偷塞进陆婉箱子里。接下来的日子想必会非常艰难，我全身上下只有不到二十块

钱，我给焦小海打电话，他是我十几年的好哥们，我要他给我转几千块钱，小海问：「怎么了，出什么事了？」

「没事，就是差点钱，放心，我下个月就还给你。」

「你大爷的，把我当什么了？」小海在那边骂：「我马上给你转。」

五分钟后，手机收到两条信息，一条是银行发来的，小海给我转了一万块钱，另一条是小海给我发的。

「老周，外面不好混就回来，兄弟们都等着你。」

我揉揉眼睛，司机从前面递过来一瓶水，司机说：「小伙子，开心点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」

广州的夜景很漂亮，我的眼泪如山洪暴发，再也抑制不住。

10

「靠，你怎么颓成这个德行？」卜晴没好气的帮我铺床。

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没地方可去，在你这凑合一晚，你别忙了，我睡沙发就行。」

她没搭理我，把床铺好坐到我身边，给我倒了一杯热茶。

「说吧，怎么样你才能开心点，除了让我陪你上床，什么都可以。」卜晴没心没肺地跟我开玩笑。

我一口水喷到茶几上，转过脸：「滚。」

卜晴哈哈一笑，拿出她珍藏的 DVD，窝在沙发上陪我看老电影。

电影看到一半，我的手机亮起来，那个卖楼的销售提醒我楼盘快卖空了，要是我们还想要就抓紧时间，我心里一酸，我还买房子给谁呢？

就在我放下手机的时候，卜晴猛地抓住我的手，她指着手机屏保我和陆婉的合照，说：「这是你女朋友？我见过她。」

我以为她还在和我打趣，说：「你他妈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，我现在没心情和你闹。」

卜晴却异常的严肃，她说：「是真的，那天我在老家小区门口见过她。」

「什么时候？」

「就是我们办假结婚证那天。」

「你老家沧州？」

「对。」

「你们说了什么？」

「没说话，晚上我出小区买东西，见她一直盯着我，神情怪怪的，我就问她有什么事，没想到她扭头就跑了，所以我留下印

象。」

「我干！」我触电般跳起来，手忙脚乱地穿上鞋，跌跌撞撞地往外跑。

所有的疑团都找到了答案，为什么陆婉的态度会转变这么大，为什么她不再想着买房子，为什么要对我如此冷漠，是因为她跟着我去了沧州。

她见到我和卜晴亲密的上楼下楼，见到我对着那些亲戚恭敬殷勤的样子，见到我和卜晴走进民政局……

「周桐，我想你，你会永远对我好吗？」

那个深夜，陆婉会是怎样的伤心？

「你知不知道，我把最好的年华都给你了，几乎是飞蛾扑火的热情，毫无保留的信任，无怨无悔的陪伴，你明白吗？」

她不是在替自己辩解，而是在给我最后一个机会。

我不停狂奔，在心里痛骂自己的愚蠢，我伤害了最爱我的姑娘，还觉得她是为了物质虚荣离开我。

「周桐，傻逼！」我大声骂着自己，声音回荡在空寂的街道，我从没这么恐慌过。

哆哆嗦嗦的打开出租屋的门，里面空荡荡的，陆婉已经走了。

我又往陈树的公寓赶，我和陆婉冷战的那几天，我摸清了这个情敌的住所。

我气喘吁吁地砸门，砸到手都出血了，陈树穿着睡衣把门打开，他冷冷的看着我：「你是谁？」

「陆婉呢？」我探头朝里望，没看见陆婉的身影。

「你是她男朋友？」陈树脸上浮现出笑意。

「操你大爷！」我一拳挥过去，没想到这男人动作敏捷，身子一闪抓住我胳膊，手上劲还不小。

「把陆婉还给我。」我另一只手挥过去，但又被他扭住。

真他妈憋屈，没想到这情敌还是个练家子，我拼命挣扎，却被他死死制住。

妈的，你当什么老板啊，去练武术去啊，我在心里想。

「小兄弟，不要冲动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」他松开手，往后退一步，脸上还带着笑意。

我放弃了和他武斗的想法，八成是打不过他，只能用眼神表达我的怒火。

「进来坐吧。」陈树进屋给我倒了一杯水，坐在沙发上。

「陆婉呢？」我口干舌燥，不客气的喝干他倒的水。

「她没在我这。」

「她不是说你给她买了房子吗？她还能去哪？」

「我和她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，因为公司只有我们两个武汉人，我就比较照顾她，把她当妹妹看待的。前段时间她状态不好，总是去酒吧喝酒，还被几个小混混骚扰，我赶走了那些混混，问她发生了什么事，她不愿告诉我，只是不停地哭，我怕她出事，这段时间就陪着她，逛逛街吃吃饭，希望她心情能好点。」

「你还送她几万块的包呢，什么企图？」

「那是她自己买的，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有钱。」陈树温和地解释。

「你别想着糊弄老子，你肯定知道她在哪？」我等着他。

「我真不知道。」陈树站起身：「再说了，我有什么骗你的理由，你又不是我对手.....」

这话太伤人了，不过也是事实。

我叹了一口气，走出他的屋子，就在我准备进电梯时，陈树却喊了我一声，他说：「小兄弟，不要猜忌最亲密的人，有什么事情坦诚以待，不然做错了事，后悔一辈子也补不回来。」

陈树是个英俊的男人，但是他说这话时，我觉得他脸上布满沧桑。

「不用你教！」我揉揉手，走进电梯。

12

陆婉应该是对我彻底失望了，手机号码换了，联系方式全部拉黑，连上班的工作也辞了，在这个车水马龙的城市，想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，我找了整整三个月，小海借给我的钱花的一分不剩，恰逢我爸犯高血压住院，我妈打电话催我回去，我只得买票回武汉。

离开广州的前一晚，我往陆婉的邮箱里发了一封信，我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，抓耳挠腮一宿，也只写了不到一千字。

第二天上火车，我觉得无比疲惫，把行李往上面一放，就靠着窗户沉沉睡去。

列车走走停停，我做着零碎的梦，梦里那张温柔秀丽的脸，渐渐离我远去，醒来的时候，满脸都是眼泪。

我伸了个懒腰，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，心跳不自觉的加快，慢慢转过脸，就看见穿着碎花裙子的陆婉，她居然坐在我身边，脸上全是俏皮。

「啪。」我伸手打了自己一耳光，想确认是不是还在做梦。

「干嘛啊你？」陆婉笑着说：「睡傻了？」

不是梦！

我连忙抓住她胳膊：「你你你怎么会在这？」

「你弄疼我了。」陆婉拍拍我的手，带着愠怒的神色：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，我也回武汉啊。」

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趟车？」我不敢放手，生怕她跑掉。

「我神机妙算呗。」

「你看了我的信？」

「那也叫信？」陆婉噗嗤笑出来：「全是错别字，小学生比你写的好。」

「你原谅我了？」我没底气地看着她。

「嗯啊，其实我也有不对，我错怪你了。」陆婉挽住我胳膊。

「你怎么搞清楚的？」

「秘密，不能告诉你。」陆婉眨眨眼睛，把头靠在我肩膀上。

这些都不重要了，我嘿嘿傻笑，紧紧的搂着她，火车不停地向前行驶，窗外的稻田漂亮的就像一副印象画。

「周桐，遇到你之前，我觉得世界上没一个好男人。」

「遇到我之后呢？」

「我发现世上好男人太多了。」

「靠。」

轻快的笑声顺着车厢飘出去，夕阳的余晖里，我们紧紧相依，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安宁。

【尾声】

「来，整一口，免得上台紧张。」小海从口袋里掏出二锅头，咕噜灌我一大口。

「靠，怎么感觉是在上刑场呢？」我满头都是汗。

司仪喊了几遍有请新郎入场，我还在走神，小海把我往前一推，我以一个狼狈的姿态扑到台上。

下面哄笑声一片，我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。

「新郎好像很激动啊，迫不及待的样子。」司仪拿我开涮，示意我走到话筒前面。

「下面有请新娘入场，请大家给点热烈的掌声。」司仪大声说道。

台下掌声雷动，卡农的音乐响起，我看见陆婉穿着婚纱缓缓向我走来，她美的不可方物，就像凌波仙子。

仪式弄完之后，我敬了一圈酒到后台找陆婉，看见她在和一个女生聊天。

走近点一看，下巴都差掉下来，那个女生居然是卜晴，两个人有说有笑的，看上去很亲密。

「你怎么来了？」我忍不住发问。

「你这是什么话，好歹我们也是拿了结婚证的人，你对你前妻就这个态度？」卜晴露出坏笑。

「我靠，媳妇你听我说，那张证是假的……」我满头是汗的跟陆婉解释。

陆婉用手在我胳膊上拧了一把，轻轻说：「闭嘴。」

「好啦好啦，不要你了，不过你真得好好感谢我，要不是我没皮没脸的帮你解释，你这漂亮媳妇可就真的跑啦。」

我终于知道了陆婉所说的「秘密」，在我离开广州的前一天，卜晴和陆婉在街上偶遇，当时陆婉以为卜晴是我的新欢，不想搭理她，但卜晴执意请她吃饭，说了自己的事情，又解释我们「结婚分赃」的蠢计划，最后又拿出那张假结婚证，终于让陆婉相信，一切都是误会。

也正因为卜晴的劝说，陆婉第二天才会出现在火车上，出现在我身边。

「谢谢。」我有点感动，拍拍卜晴的肩膀。

「矫情。」卜晴扯住我的手，和陆婉的手放在一起：「好好在一起吧，祝你们幸福。」

阳光洒满大街，这个洒脱的女孩冲我们挥挥手，跳上公交车。

我和陆婉对视一眼，忍不住笑起来。

人的一生，往往会为了重要的事情奔跑。

有时候为理想，有时候为事业，有时候是为生活。

其实物欲横流的时代，我们不妨缓一缓，房子、车子、工作.....，其实都可以慢慢来。

只有一件事是无法等待的，当你遇到了对的人，你要用尽全力跑向她，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，因为遇到真正对的人，走路真的会来不及。